

## 記那年，在阿拉斯加的一段旅程…

文/ 臨床藥學研究所 林淑文  
機械工程學研究所 林沛群

四年前的事了，或許因這些年來的忙碌，總覺得這是一段遙遠的過去，但在深深的記憶裡，卻仍有許多栩栩如生的片段，不易淡忘，畢竟這或許是我倆迄今一段最驚異的旅程。

喜好自然的我們，總是喜愛尋找機會擠出一段較長的假期，背起大背包，將自己投身在山林之中，靜靜的與大自然共處。在美國求學與工作的那幾年中，似乎這個惡習也改不掉，一到寒暑假或是國定假期就找機會盡量往戶外跑——在大峽谷（Grand Canyon）分別由南北面往 1400m 深的科羅拉多河畔走了一趟、在大提頓山（Grand Teton）上積雪的稜線上縱走了三天、在黃石（Yellowstone）中多次在晨昏中等待野生動物的出沒、在夏威夷看岩漿的流動、在德州探索巨石和地洞的奧妙，而 2005 年在長達一個月從五大湖區的密西根安娜堡（Ann Arbor）往西南開到加州洛杉磯再往東開到賓州費城的 road trip 中，也靜靜的造訪了 18 個美國的國家公園。2006 年，在知道自己或許即將離開美國的前一個暑假，我們決定造訪美國的最後一塊淨土 阿拉斯加（Alaska），為在美國的這一段生活畫下一個句點。

阿拉斯加是美國最大的州，面積是美國本土 48 州中最大的德州（Texas）的兩倍以上，但總人口只有約 65 萬人左右，相較於美國現今約 3 億的人口實在是非常稀少。當年美國 57 個國家公園之中，有 8 個在阿拉斯加，有趣的是，其中只有 3 個能從國際機場所在的安格拉治（Anchorage）開車到達，其他的則需要坐船或是包機前往，盤纏拮据的我們，便毫不猶豫的以這三個車子可以到達的國家公園為旅遊目標，畢竟要在兩個星期內看完 3 個國家公園本身就有很高的難度。而旅程規劃的主要重點，是要在 Denali 國家公園內進行為期數天的重裝露營，在該國家公園內健行最大的特色，是沒有路徑的（trail-less），全憑自己判定方位在園區內行走。

旅程的第一天 6/24 一大早由賓州飛往安格拉治，到達後如以往慣例我們住進了背包客等級的小飯店，傍晚出來散散步探探這個阿拉斯加最大的城市（其實人口也只約 27 萬左右），順便覓食以及補充入山的一些生鮮糧食，或許因為地段荒涼的緣故，走著走著卻找不到什麼餐廳，最後很奇妙的在一個冷清的 plaza 中找到了一家蒙古烤肉的自助餐店，預想到未來幾天貧瘠的糧食，這一頓晚餐我們就決定好好的慰勞自己一番，不小心成了當天晚餐時段唯兩桌的客人之一（後來好在沒有拉肚子～～～）。6/25 日一大早我們搭乘該州有名的觀光火車 Denali Star 前往 Denali NP，該火車除了有四面都是玻璃的觀景艙之外，一路還有唱作俱佳的解說員一路介紹阿拉斯加的種種和供應各式的點心，幫助消磨總共約七個小時的車程。到達國家公園後即在入園處附近的 Riley Creek Campground 紮營，其實美國國家公園內營地的設施一般都還不錯，有洗澡間、自助洗衣間、和小型生鮮和用品的商店等，機能還算的完整（P.S. 大峽谷的例外，裡面的「小」商店比台灣一般的頂好超市都還要大，看到時真是嚇了一大跳，枉費怕挨餓的我們從拉斯維加斯努力的扛了許多東西入園。）。

6/26 當天就只在附近晃了晃，輕裝走了半天的路為後續的重裝健行暖身，看了看雪橇狗在碎石地上「模擬」拖雪橇的狀況，說實在是有那麼一點怪異，但雪橇活動畢竟是當地一個特別的文化資產。而當天最重要的行程，是到 backcountry office 進行入山諮詢以及入山申

請，這對訪客和國家公園人員都是一件需要謹慎面對的事，因此在前一天打探的時候即被告知需要空下一兩個小時的時間進行諮詢。國家公園本身的尺度實在是大的很令人難以想像，約有 2/3 個台灣那麼大，而整個國家公園內只有一條長約 150 公里的道路由園區的東側入口往園內延伸，而該道路後 3/4 段進入了管制區範圍內，一天只有數班的園區公車可以在該路段行駛，非常的低污染，一路上有四五個特定的觀景區，但也可以在任意點上下車，隨便你到處走，只要你有勇氣。路程雖然看似不長，但因為過程中司機會進行解說以及（若有緣的話）會停下來觀賞動物的緣故，整段車程到道路終點 Wonder Lake 來回需要約 11 個小時。若覺得一路還不夠原始而想要去剩下一大片渺無人煙的地方健行的話，就只能「包機」前往了。阿拉斯加因地廣人稀的緣故，計程飛機（Air Taxi）似乎頗為盛行，一般都是到小機場和駕駛員直接談價格，說清楚要到哪裡，在什麼時間再到哪裡接人等等，聽起來就像是在台灣招計程車一般，但想像起來還是覺得很不可思議。這一個國家公園最大的賣點，便是搭乘遊園公車（shuttle bus）觀賞風景和野生動植物，以及眺望高達 6194m 的北美第一高峰麥肯尼峰（Mount McKinley）。依據國家公園的統計，每年約百萬人次的訪客之中，約有 96% 的訪客最少會搭一段遊園公車進行參觀，但這之中只有 4% 的人會中途下車到處走走，這 4% 之中更僅有 8% 的人會在野外紮營過夜。因為完全沒有路徑，在 Denali 國家公園內健行是一件很刺激的事，完全靠自己的判斷來行走，這或許是那麼少人願意下來健行的緣故，當然，也或許是懼怕和赫赫有名的棕熊（grizzly bear）和黑熊（black bear）不期然的相遇。若是當天往返的健行（day hike），亦即在某處下車後在當天又趕上公車離開管制區的話，不需要和園區通報，但是，若如同我們計畫在野外紮營時則需要向 backcountry office 通報，園區將這一條道路附近劃分成四十幾個區塊（unit），每一個區塊每天有紮營人數的限制，和巡山員諮詢的內容中，有一個重要的部分就在於討論一個大致可行的健行路線，確定哪一天大概會待在哪一個區塊。這樣的限制方式使得園區內的健行人數可以有效的控管，以減低對自然生態的干擾度，事實上規範下可容許的人口密度低到不行，譬如我們前兩天待的 unit #10，長寬各約 20km，每一天卻只容許 4 個人在裡面，當時討論到這裡，就知道在健行時喊「救命呀！（Oh，當然是英文的：help! help!）」是完全沒有意義的事，那是一個理所當然的熊比人多的局面。確定了我們四天三夜野營的大致路線之後，接下來便是一段約四十分鐘的入山教育影帶播放，以確保你能掌握入山後的狀況。影帶的前三十分鐘不停的播放著遇到熊的種種，與其說是教育，我們覺得比較像是驚嚇，以確認你有勇氣承擔這接下來的風險。影帶中傳授了與熊相遇的數個應變步驟，舉例來說，一路上健行時盡量「stay together, appear large」，以團結就是力量的方式，讓熊誤判是遇到大型的動物（這時我們就想，如果是四個人一起來有多好～～）。若在遠處看到熊，要盡量繞道行駛，同時間以敲鑼打鼓的方式緩慢行走，用「低沈」的嗓音講話，偷偷摸摸的退開方式大多不可行，一般在你發現熊時，牠大概早就發現你了。若不幸有近距離的接觸，不可直視熊，並需要發出低沈的嗓音並緩慢的退開，同時，需要進行「熊種識別」，以便若被攻擊時能進行正確的處理。熊攻擊前會有站立的威嚇動作，遇到棕熊，裝死，遇到黑熊，爬樹。看到這時已經心灰意冷了，忽然影片就開始說明最後一招，終極手段終於出現了---「prepare to fight!」---啥！？我們心想：how? please show us... 但很遺憾影片就沒有後續的說明，似乎有已盡人事，就聽天命吧的感覺，這個時候多麼希望有 Fighting bears for dummies 之類的書籍，分成用鍋子、用瑞士小刀、用登山杖之類等不同章節。唉，可惜健行時一般不會帶星爺所言的「兵器之首---板凳」入山。

6/27 日起了個一大早，拔營收帳，趕上了 6:00am 入山的第一班 camper bus。雖然前一

天遭受到驚嚇，我們想了想，還是入山，至少到預定的地點走走看，不行的話再撤退。約十點多到了預定開始健行的地點，下了車，風有些大，因此躲在橋下烹煮午餐準備上路，當公車開走時，其實心中有一股說不出口的「就剩下我們了！」的淒涼感，以及面對未知旅程帶來的恐懼心情。餐畢，背起行囊沿著 Toklat River 左岸向上游方向行走，我們四天三夜的計畫是，向上游走一段後，右轉向山脊爬升，登上名為 Green Dome 的山，翻越稜線後往山另一側的河谷下山，然後沿 Gorge Creek 往下游方向前進，直到遇到公路為止，從空照圖來看，路徑就像是一個 U 字形。更刺激的是，前一天行前諮詢時巡山員還告知我們剛開使的那一段路「狼群活動頻繁」，建議我們不要離河太遠，雖然我們照做，在開始健行的半個小時之內，就看到了一隻狼，我們看到牠時，感覺牠已經望著我們一段時間了，這時，教戰守則第一條「appear large」馬上開始執行，我們肩併肩慢慢的走，同時手不停的揮舞登山仗，慢慢的遠離牠，即使我們已經慢慢的走遠，回頭時還是發現牠盯著我們看了一段時間，從站著看變成坐著看，不知是從警戒變成看戲，還是看的累了？遠離之後，我們認命的拿出熊鈴，一路走一路搖，就希望動物聽到後會走遠。雖然概念上是沿著河岸走，在前方路況不清時其實在路徑的判斷上有些困難。其中有一段河岸邊等高線非常密集，因為不想渡過只有 2°C 的冰河水，因此我們決定在那之前緩慢切上山，希望能到懸崖上方通過該路段，再下切至河床旁行走。無奈不從人願，走著走著灌木叢的高度越來越高，越來越密，一方面行走都有困難，一方面也因能見度較低，怕不期然的遇到大型動物，在奮鬥約兩個小時之後，決定往回走至分岔點過河，冰河水因帶有許多泥沙，水呈現濁灰色，無法在岸邊測得深度，僅能在過河走每一步前以登山仗試探。河中間的碎石沙洲散亂分佈，分分合合多次，因此雖然前幾次渡河水深約及膝，過程都還算 OK，但在最後一次渡河要回切到河岸邊卻是不同的經歷，我們發現這一段是分流前，河寬約十五公尺，水流比前幾次都急很多，走之前實在是不知道有多深，說實在我們猶豫了很久，在考慮要重回山上或是直接往回走，那時天空下起微雨，最後在背包再一次重整確定防水性改善之後，決定試試看能否趕快到對岸樹叢下休息。我們兩人勾起手左右並排，面對對岸開始過河，這樣的方式是以一人身體側面面對水流以減少阻力，另一人並將登山仗往下游方向斜撐，以增加我們在水中站立的穩定性，對抗水流的衝擊，水真的很深，最深處到腰部左右，大水的沖擊使我們處在一個非常不穩的狀態之中，所幸最後安然的度過，感謝老天。上岸後，雨勢變大，再加上下半身全濕，於是找到一處樹叢下方，以外帳搭起緊急避雨棚，將濕的衣物換下，也煮一個熱湯來回溫，好好的休息一下。和以前在台灣登山很不一樣的是，休息時並不能完全放鬆，過程中我們不僅背對背，還需要不停的探頭出來，察看是否有熊因食物的香味接近我們，真是一個很奇妙的經驗。經過這一段的折騰，以及久未重裝走路帶來的疲憊感，雖然天色還很亮，我們決定開始尋找營地，這也是一門學問，說來說去還是一樣是熊的緣故。在影帶解說中有說明一個適合的營地需要有三個相距約 100 feet 的點（約 30m），形成一個大致上像正三角形的形狀，在上風處搭營帳，而下風處其中一角作為餐飲區用，另一角則存放一個裝有「所有」有味道的物品的桶子。出發前 backcountry office 有發給我們一個黑色的密封桶（Bear Resistant Food Containers, BRFCs），規定所有具有味道的東西盡量存放在桶中，包含食物、生物可分解肥皂和牙膏、和使用過的衛生紙等，hmm...對，就是這樣，大小便需要用鏟子挖洞以埋在地下約 1feet 處，但衛生紙等人工物品則需要帶下山，因此我們僅存的衛生機制就是使用層層封口袋分類處理每一類有味道的東西，然後都放在這一個桶子中，僅在需要使用時將桶子打開。雖然密封，對熊這一類野生動物或許氣味還是很大，因此晚上睡覺時依規定需將桶子遠遠的放置。Denali NP 實行這一個

制度十數年，背後的邏輯是熊或許會聞到味道過來，試圖打開桶子，但嘗試數次都失敗後，牠便會知道這一個方法無法取得食物，爾後就不會養成攻擊人或接近人來尋找食物的習慣。依巡山員的說法，這一個方法似乎還算有效，減少許多熊破壞營地和攻擊人群的機會。我們花了一段時間，終於找到合適的營地，享用晚餐和安頓一切，可就寢時約已經十點，雖然很晚，但當時的天色就像是台灣夏天的下午四點，事實上幾乎整天都是亮的，僅在半夜十二點到凌晨四點之間天色稍微暗一點，但還不需要到使用頭燈的地步，頭燈是一項通常登山必備但在當地完全無用的裝備。



圖一 沿 Toklat River 河岸上行



圖二 在灌木叢裡奮鬥，回望 Toklat River

6/28 一覺好眠後，繼續往 Green Dome 邁進，當天一早晴空萬里，一掃前一天的不適。然而這一天是一段不停上上下下的路程，不同於有路徑的登山般只要依循路徑行走大致上就沒事，無路徑的登山同時也代表一直尋找合適的路徑過程，這對向上爬行的路段是一件比較辛苦的事，一方面看不到上方的植被，再加上國家公園供應的等高線圖不夠精細（一條就差 25 英尺，約 2.5 層樓高），且許多溪流標示錯誤，常常在上切後發現前方有小崩壁等陡峭的地形無法穿越，便只好再回到下方從另一個位置再上行。這一天走了約十個小時，上下的高度差大概已經是我們當天實際上升海拔的兩三倍，身心俱疲。過程中除了找路很辛苦外，在穿越許多較危險的地形時會一直互相擔心有任何受傷的情事發生，畢竟只有兩個人，真有任何事情時要尋求救援都是很困難的事。或許四個人是這一類型探勘的最佳人數，至少必要時可以分為兩組分頭進行。當晚心裡承受極大的抉擇壓力，到底是要繼續前進翻越山嶺，亦或是原路折返再次穿越冰河水？雖然糧食準備了五天多的份量，但在原訂四天甲進乙出的行程規劃下，兩天的過去一般也意味著路程需行進到中點處，面對前方未知的路徑，實在是無法確認時間和有效行走距離的關連性，要如何走？到入睡時我們心中都還沒有一個清楚答案。



圖三 在營地眺望壯闊的美景，享用悠閒的早餐



圖四 oops，過不去的崩壁，只好下去重來



圖五 真是大山大水的地方



圖六 從另一個小支流切入，繼續向上爬升

6/29 一早起床後也是萬里無雲的天氣，決定再給我們自己半天的機會，想說兩天半試誤前進的路程，順利下山的話或許用不到一天的時間。這一段路程也是不停的上下，隨著這幾天來，對於在各式地形上上下下的容忍度不停的提高，攀爬的技巧也不停的提升。隨著海拔的提高，地表的植被漸漸減少，而地面的殘雪漸漸的增加。在爬升過程中偶然的發生了這一段路程中最美好的遇見---看到前方有約三四十隻母鹿帶小鹿的馴鹿群(Caribou)，在前方略低小山谷中嬉戲。他們的警覺性非常高，在我翻過山頭看到他們時，許多母鹿也同時看著我，這樣靜靜的互看了十數分鐘後，大概感覺我沒有威脅性之後才又繼續在那兒晃著。我們待在那兒望了他們約半個小時，看者牠們邊走邊晃，不一會兒就下到遠遠的下方，真是悠哉。走著走著展望不停的擴展開來，路況也漸漸的變好，雖然還是很陡，混著沙地、碎石地、和殘雪，但是比較沒有小溪流切割出局部的險惡地形，視野也較廣闊，因此路徑的判定明顯輕鬆很多。約中午時分，我們終於登上 Green Dome，心中的喜悅真是難以形容，回首來時路，覺得苦盡甘來。往前眺望，清楚的看到在遠方的公路，以及大致可以判定出的下山路線，我們倆心中都放下了一塊大石頭，覺得對未來的掌握終於清晰了一些。好的的享用午餐之後，小憩一會兒，終於開始下山的旅程。



圖七 另一個風景秀麗的營地



圖八 雲瀑自對面的冰河灑下



圖九 越走越高，Toklat River 已在遠處



圖十 和馴鹿們偶然的遇見



圖十一 母子同心，對我非常好奇



圖十二 快要翻越稜線，殘雪也越來越多



圖十三 YES! 終於上稜線了!



圖十四 站在稜線上眺望在遠方的公路，感動到要哭了

站在稜線上以望遠鏡往下山方向搜索，有看到一塊面積還算頗大的平坦綠地，便以到達該地紮營為目標，利用等高線圖交叉比對，規劃出一條沿著溪流到達營地以及回到公路的路徑。下山一開始便是約 50 度陡降的砂石坡，或許是心情轉換的緣故，不覺得困難，隨著高度的下降，自山頂融化的積雪漸漸匯集成小溪流，也作為回家最好的指引。一路上就看到涓涓細流匯集成小溪，水量越來越大，水流也越來越湍急。一路上也因地形的關係不停的在溪左右側換邊行走，相較於第一天的「大河」，這三五公尺寬的小溪明顯的容易渡過。天公漸漸的不作美，開始了山上在下午時間常有的飄雨，我們終於在傍晚六時多到達營地，享用晚餐。或許是前幾天不論在身體上或是心理上過度勞累，到今天心情上稍微放鬆一些，或是腎上腺素的使用終於到了不堪負荷的地步，晚上紮營後明顯的感覺到疲憊，食慾也較不好，也開始有了畏寒等要開始生病的症狀。晚上，就在細雨答答聲中沈沈的睡去。



圖十五 沿雪波下行



圖十六 融雪使得海拔高處也有小溪流成形



圖十七 經過山谷中的小花海



圖十八 沿溪緩行

6/30，起床收營後繼續最後一段的旅程，想到今天就有機會回到文明心中還是有一點五味雜陳，難道人們已經完全無法與原始的自然共處？亦或是社會化的模式使人們脫離不了？紮營的台地在我們行進的方向被兩條交會的溪流深深切斷，由台地下切到溪邊的過程也著實折騰了我們一陣子，試了好幾個地點才成功的下到河床邊，在這裡，溪水已經變為滾滾洪流，不再容易渡過。天色一直是灰暗的，只是慶幸著有霧無雨。地圖上可以看出溪流一開始是朝向公路，到某一地段後開始緩慢的轉折到和公路平行，因大霧使能見度變為非常糟，深怕我們沿溪走過頭而會錯過上切的地點，我們打開了一路上甚少使用的GPS進行定位，只可惜GPS提供給我們的結果更糟，誤判我們在山坡上某處。GPS原本就在緯度高的地段會有較大的誤差，再加上大霧會影響衛星訊號傳遞的時間，造成最終位置計算上的誤判。另外，GPS對於沒有路徑的健行的幫助原本就不大，因為沒有一個對的答案讓我們瞭解需要如何修正，雖然提供了誤差在30公尺內的絕對位置，卻也比不上繪製精準的等高線圖，和地表的概況分佈。我們最後依賴著等高線圖，決定了上切的地點和路徑。若假定上切的地方正確，因溪水只和公路距離約6公里，則若是沿著對的方向持續前進，理論上約1.5至2個小時就會遇到公路，我們就依著這一個單薄的假設走著，再加上依等高線圖推測跨越小溪流的地點和時間來進行些微的修正。走著走著看到了一塊覆蓋在小溪流上的一塊大冰，一時貪玩就用登山杖戳起冰

來，有趣的是，大冰塊以一片片薄柱的方式剝離落下，更加興起，就專心的開始戳著大冰塊。忽然間，站在我左側約 1 公尺的淑文一邊大叫著「熊啊！」，一邊快速的跑到我旁邊揮起登山杖「appear large」，一邊用極高頻的聲音唱歌，大概是緊張到無法產生低沈的聲音吧！那時，一隻大棕熊在我右後方約 5 公尺處，Oh my GOD! 我們開始緩緩的後退，感覺熊是自己在悠哉的晃著或是找食物，尚未進到針對我們的模式，所以說實在一開始我不太緊張，安慰著感覺已經快要失控的淑文，但退著退著，熊還是一直在離我們約 10 公尺附近「晃著」，我心裡也開始越來越毛，想著裝死的可能性，走了十分多鐘，熊終於漸漸的遠離，晃到別的地方去，我們倆緊張到差點就要癱在那裡了。一路上，相機都在我胸前，但大概也沒有那個勇氣站在原地回頭一下給熊一張特寫。在這四天野營的旅程中，除了一開始因為看到一隻狼因此對於大型野生動物有一些顧忌之外，之後因為路徑的找尋以及重裝攀登耗去太多的精力，再加上後來也沒有再遇到任何具威脅性的大型動物，漸漸的就把這一件事給淡忘了。很諷刺的，人就是不能太鐵齒，當天早餐時還在納悶一路上怎麼都沒有看到熊，是不是國家公園把這一件事誇大了？沒想到數個小時後，在將要回到馬路的一個小時前，就來一場這麼刺激的相遇。後來回想，動物本來就喜歡在陰涼的天氣出來晃，再加上大霧事實上對於嗅覺敏銳的熊來說是一個更好的時機，只能怪我們自己神經太大條，因為覺得快回到公路了就鬆懈了下來。到現在每當回想到這一件事都還是會被抱怨一下當時的貪玩。回神之後，我們便乖乖的繼續緩慢爬升往公路前進，仍然有霧但能見度有變好。走到距離公路約兩百公尺處左右，一部私家轎車（猜測是作研究的人員或是工程相關的人員）行駛在公路上忽然停下來，有一個人就往我們這一邊跑過來，我們的穿著是蠻醒目的，因登山一般會被要求穿著鮮豔的衣服以利辨識和搜救，這一次也不例外，甚至入山申請時也需登記衣著、背包、和帳棚等的顏色。我們很納悶他的動機，因此還是依著原本的速度走著，說實在背著重重的大背包，要跑大概也是跑個樣子。見了面之後，他建議我們直直往公路方向前進，不要左右亂走，因右側有兩隻大棕熊，左側有一母兩子三隻棕熊，但因我們所在位置地勢較低目前看不到。What!?! 今天真是太刺激了，我們乖乖的聽從了建議，慢慢的走向公路，邊走著心裡邊想：站在公路上似乎沒有什麼改善，熊衝過來的話還不是一樣沒地方躲？運氣非常好的，走在公路上沒幾分鐘，camper bus 就剛好經過把我們接了上去。當其他人興致勃勃的看著熊群，我們只是癱在座椅上，沈浸在一種莫名的安全感之中。人類文明的演進使人們抽離原本自然共存的食物鏈中，野生動物的世界是肉搏殘酷的，鏈的形成使大部分的動物每天都生活在覓食與被覓食的輪迴之中。人們已經不用這一種方式生活很久了，所以當自己再重回到那一個鏈之中的時候，說實在整個心情是極為複雜的。在台灣山林中的旅行，多多少少是抱著一種欣賞自然的心態，在許多狀況中我們雖身處自然，心中卻隱隱瞭解自身於自然中的不可毀滅性，除了天候和自我的疏失之外，有點可以任我行的意味。但在如阿拉斯加這一種狼與熊族群蓬勃的環境中，在無任何文明演化帶來的保護機制（如槍、車子、房子等）以及數目相對弱勢的狀況下，將自己投身在這一類的山林之中，說實在對我們是一種全新的體驗，和進行 trail-less 的健行一樣，兩者均對我們的思路產生重大的衝擊與影響。



圖十九 第三天的營地，灰濛濛的清晨



圖二十 深切的小溪



圖二十一 蓋住小溪流的大冰塊，遇到熊的地點



圖二十二 冰塊呈現柱形剝離



圖二十三 母熊帶兩小熊



圖二十四 似乎就是和我們近距離相遇的那一隻熊

隨著 camper bus 我們到達了園區道路的最終點 Wonder Lake，雖然只是一個簡單的營地，僅提供水和廁所，但畢竟已經回到人群之中，於心情上平靜許多，還有一些力，便到湖邊散個步，和麋鹿母子 (Moose) 偶遇，母鹿一看到我們之後就發出一串奇怪的聲音，這時就看到在後方玩耍的小鹿快步跟了上來，大概是被碎碎念了吧！原來母親都是一樣的。因為麋鹿的地域性很強，看到牠們之後我們連動都不敢動，目送著他們渡過湖邊到對面去。這是一個親子同遊的季節，之後也遇見母鴨帶三隻小鴨的在湖中間晃著。



圖二十五 母麋鹿帶著小麋鹿過湖



圖二十六 Wonder Lake

7/1 早晨在將要離開 Wonder Lake 之時，終於撥雲見日，看到了北美最高峰麥肯尼峰，不枉費我們在 4/3 夜重裝之後不直接回到外側的觀光區反而繼續深入園區到達 Wonder Lake 過一夜的目的，因為這裡就是眺望麥肯尼峰的絕佳地點，運氣好的話還可以拍攝到大山在湖後方的美麗風景照，當然最好還有一隻公的麋鹿站在湖中，非常的煽情。當天雲很多，事實上我們看到麥肯尼也是驚鴻一撇，只朝聖到約十分鐘左右，但帶來了極大的震撼力，因為該山的壯闊度比原本想像的要大多了。世界第一高峰當然是聖母峰，但麥肯尼峰也保有一項世界紀錄，就是由大陸台地的上升度。8848m 的聖母峰是由約 5200m 的西藏台地向上延伸，而 6194m 的賣麥肯尼峰則是由阿拉斯加平地約 610m 左右直接向上隆起，因此在一段小小的水平距離內就垂直爬升了約 5500m 左右。目睹山的全貌之後就更覺得自己的渺小，當時翻閱 Green Dome 的頂部就大約在雪線的位置，而雪線上更有一段白皚皚的雪地才會到達峰頂，那麼的遙遠。我們搭上回外側園區的 camper bus，以不同的心境再一次靜靜觀賞阿拉斯加的美，之前是對這一片淨土有著極大的好奇心，現在則是覺得對它有著不可言喻的親近感。一路上也遇到了許多不同的動物，公的馴鹿、棕熊、在我們面前擺 pose 和表演登山特技的 dall sheep、棕熊 part II、駝鹿(elk)等，非常的有收穫。回到外側園區之後，回到 Riley Creek Campground 紮了營，這是連續住在帳篷內的第七晚，連我們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在這個文明的營地，好好的洗了個五天沒有的熱水澡，清洗了髒衣服和鍋碗瓢盆，將整個人和物都重新整頓了一下，打電話回家報平安，還散步到營區外面找到好吃的熱三明治晚餐，好好的慰勞了自己一番。



圖二十七 清晨在雲霧中的麥肯尼峰



圖二十八 dall sheep

7/2 清晨拔營，趕上了 5:30am 的巴士，正式的告別了待了七天七夜的 Denali 國家公園，經過了如同火車一樣約七個小時的路程，回到了安格拉治，在機場租了車，開始了後半段的

旅程---前往 Kenai Fjords 和 Wrangell-St. Elias 兩個國家公園。當然，那是另一段故事了，若有緣的話，待我們以後娓娓道來。

旅行對我們來說，除了轉換心情之外，有著本質上的意義：在異鄉中的遊歷，瞭解其他國度的人們是如何生活，拉近人與人之間的疏離感；在山林之中的徜徉，尋思人與自然之間的聯繫，重新想像在地球村共存的種種。當然，旅行於時間和地點上的抽離，終將回歸到規律的日常生活之中，但經歷過的種種卻無可避免的在腦中留下許多印記。在這一次旅程中所面對一些或許接近生死邊緣的過程中，我們誠心的感謝老天幫助我們安然度過，也或許在推向身心極限的過程中，產生了一些我們自己也無法清楚釐清的反思，來重新看待生命的本質，讓結婚五年多處於雙薪頂客的我們，開始認真的思考著孕育下一代的想法。隨著 lala 的出生，我們的生活正式的進入了「甜蜜的負荷」的階段，再接下來 newnew 的出生，不停的忙碌著，不知不覺的就已經走過了四年，而這一段 aLaska 的旅程，是我們生活模式轉換的里程碑，也成了我們迄今最難忘懷的一段旅程…

淑文 & 沛群 2010 年春末 于台北